

探寻中国兵法制胜之道

探析现代战争的“全胜”之道

■赵巴阳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作，蕴含着丰富的克敌制胜智慧。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战争的有限性、震慑性、混合性等特征更加突出，凸显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安国全军”等思想的弥足珍贵。《孙子兵法》蕴含的制胜智慧，对于破解当今国家安全和战争难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暴力并获得“全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引言

“全胜”的核心思想：谋攻之法，不战屈敌

孙子谈兵论战，却并不认为武力是制胜的唯一手段。他提出以谋攻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主张尽可能通过非暴力手段使敌方屈服，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

孙子“全胜”思想，要义是一个“全”字。“全”就是使敌完全屈服，我方不受损失，从而将战争的伤害降到最低。孙子主张，以优势的实力和充分的迎战准备为前提条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武力威慑等手段，通过先机制敌、灵活机变、谋势造势，制止战争的爆发。按照他的主张，大到敌国败军，小到敌旅敌卒都可以不战而使其屈服，从而达到既打败对方，又保证两军生命安全的目的。在孙子的构想中，不但要珍惜我方军民的生命，而且还要重视保全敌方将士和民众，避免对抗双方走向国破家亡的结局。

为达到“全胜”的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理想的结局，但在现实战争中，往往需要用某一局部的战而胜之，换取另一局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原则从国家战略层面到战斗层次，都同样适用。不仅在平时时期对制止和遏制战争有重要作用，即便在战争进程中，也广泛适用，以削弱敌方实力，打击敌之气焰，

配合军事斗争的胜利。

战争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孙子提出“全胜”之道，主张凭借己方优势力量，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全面的准备和绝对优势的持续保持，瓦解敌方的政治基础和战略，陷敌于孤立无援境地。他强调以军事手段运用形成威加于敌的战略态势，以较小消耗实现最大化收益，尽量用不战的方式达成目的。这一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战略威慑理论，体现了中国战略思想的灵活性。

孙子将“全”作为战争的最佳结局，而非一味求“胜”，其目的是将战争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全胜”的关键是思维方式和战略理念的转变：不仅赢得军事，更要赢得政治；不仅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不仅赢得利益，更要赢得人心。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巨大，但控制战争的手段并未明显增加。因此，要想在战时形成制胜之势，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就不能等战争爆发以后再行动。而应在平时时期，在战争准备活动中就胜敌于先。

“全胜”的实现途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

孙子通过对战争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略思想，主张尽量避免用流血手段来达到战略目的。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分为两个范畴。“伐谋”和“伐交”属于“不战”

的范畴；“伐兵”和“攻城”属于“慎战”的范畴。其中，把属于政治外交斗争范畴的“伐谋”和“伐交”摆在战争手段的首位，通过谋略运筹与外交博弈，不损一兵一卒，是为上策。“伐兵”“攻城”等军事手段则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下策。孙子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孙子认为，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既可以采取军事手段，也可以采取非军事手段，以这两种手段、两种方式去综合筹划战略策略。解决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最好方法是采用非暴力手段达成预期目的，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多种力量，通过挫败敌方的计谋、破坏敌方的外交等手段，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使之屈服。以最全面的准备和最小的代价实施行动，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并非主张完全摒弃战争，而是讲取胜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周密的预先准备，并辅之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迫使敌人不敢冒险发动战争，进而避免战争发生。“不战”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军事斗争，而是综合运用军事与非军事的各种手段所形成的综合威慑力的结果。无论何时，军事斗争是一切手段中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特殊现象和特殊规律，“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普遍规律。很多时候，“战而屈人之兵”的“因”才能催生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果”。只有在力量的综合对比中，一方处于绝对优势，而另一方处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实现。缺少了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撑，在国家关系构建中，预期的利益就难以获得，已有的利益也将丧失。从孙子以后的诸多家论著与战争实践来看，“不战”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技术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更多的后世兵家已不再把绝对化的非战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多关注于如何先胜而后战。这种演变，体现着中国战略思想中备战、慎战、敢战的统一。

推动智能化卫勤保障创新发展

■李子龙 李元昊

前沿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应用，对卫勤保障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代战争，作战双方在各个维域的比拼将空前激烈，卫勤保障作为军队战斗力持续发挥的重要保证，其地位作用更加突出。适应未来战争变革，需前瞻智能化卫勤发展趋势，推动智能化卫勤保障创新发展。

搭建智能化卫勤链路体系

智能科技推动卫勤指挥控制和保障手段不断升级，对现有卫勤体系带来冲击，迫切需要及时调整优化。

“端到端”的卫勤指挥链路。未来战争作战节奏加快，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对卫勤组织指挥提出更高要求。在智能科技的赋能下，指挥员能够实时掌握战场伤员伤情信息、卫勤资源分布状态，统筹调控所属区域内不同卫勤保障力量，由指挥端到行动端的卫勤指挥链路大幅缩短。

“积木式”的卫勤力量编成。智能化卫勤力量形态逐渐演变为以智能化卫勤体系、系统、平台和载荷为主体的新形态。智能化卫勤体系以卫勤系统、平台及载荷为基础，是顶层牵引；智能化卫勤系统，由若干智能化卫勤平台、载荷等结合而成，是能力聚合；智能化卫勤平台集成各种智能化卫勤载荷，是中坚支撑；智能化卫勤载荷是最小遂行任务单元，是底层基础。通过不同载荷的“积木式”排列组合，搭

建不同卫勤平台、系统，发挥不同功能，遂行不同任务。

“即时性”的卫勤运行机制。智能化作战，现有卫勤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智能指控系统将贯穿各层级，进行数据搜集、指令分发，指挥调控各项活动。卫勤指令传递将由“上传下达式”转变为“即时传送式”。在统一指令下，实现卫勤保障行动在相同时间、不同层级、不同单位间的同步并行，进行一体化有效联动保障。

培养智能化卫勤人才队伍

熟知卫勤保障专业知识、具备智能科技素养的高层次复合人才，在推动智能化卫勤保障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完善人才培养路径。智能化卫勤人才培养，需要兼顾智能科技与卫勤专业的平衡。一方面，要加强智能化人才队伍顶层设计，制订人才培养长期规划，把智能化卫勤人才纳入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要注重交叉学科培养，加大专业融合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

突出新型人才培养。完善智能科技培训，拓展智能化卫勤保障实战演练，实行智能化指挥资质认证，打造智能化卫勤指挥人才；推进智能科技专业建设，实施军地智能化人才联合培养，打造智能化卫勤专业人才；拓宽科研培训和配套支撑，鼓励军地联合创新研究，打造高层次医学科技创新人才；加强多岗位任职培训交流，打造全局统筹、素质全面的高层次战略卫勤管理人才。

优化卫勤队伍编组。智能化卫勤

保障力量无人化趋势明显，“人/机”卫勤保障编组将成为常态，“有人/无人”编组逐步成熟，无人集群编组不断发展，深刻影响卫勤队伍编组模式。为此，应科学论证有人和无人力量的编组方式与构成，分析提出卫勤力量关键技术和装备清单，确保人机编组科学合理。

打造智能化卫勤新兴装备

卫勤装备是医疗保障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战时卫勤战斗力发挥的保证，需要紧跟智能科技步伐，实现建设质量的提升。

科学制订发展规划。应聚焦战场实际和作战所需，充分调研论证智能化卫勤装备军事需求，搞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大研制力度；着眼建制制、成系统形成保障能力，推动装备在不同军兵种间、不同卫生单位间协调发展，发挥体系效益。

换代升级现有装备。聚焦智能科技赋能增效作用，在现有卫勤装备基础上，通过加装智能化模块、导入大数据系统、嵌入物联网端口、接入云计算平台等方式快速实现装备能力跃升。例如，对传统卫勤装备加装信息化接口、电子标签及传感装置，实现装备器材相关数据的自动采集、传递，实现换代升级。

超前研发前沿装备。着眼时代发展和科技前沿，汇聚军地优秀研发人才与技术资源，共同谋划卫勤装备协同创新。着眼卫勤装备全寿命管理，从实验设计、论证、鉴定，到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等各环节，都高度集成。

“全胜”的现实选择：安国全军，维护和平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兵凶战危”“好战必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孙子主张以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即使是运用军事手段，也反对单纯依靠武力达成目的的狭隘军事观点。在孙子看来，战争不仅事关国家存亡，也事关民族兴衰。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上兵伐谋”，其精髓均在于“止戈谋和”，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的仁义为本、以和平为取向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力求以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文化传统。

当今国际社会，局部战争与恐怖主义仍然是横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孙子的“全胜”思想或许能够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新的思路。从战争实践讲，当今世界，战争仍然是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控制战争规模，减少战争伤亡，降低附带损失，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滥用战争手段，既不符合世界人民追求和平、自由与发展的愿望，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引发纷争的固有矛盾，甚至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影响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避免伤亡和破坏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凭借力量优势来以最小代价和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目标往往成为最佳选择。如何把战争可能性降低，有效减少战争损失，较好地控制战争规模和进程，这一趋势正体现了孙子“全胜”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并为其赋予了现代价值。

当今世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成为各国在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斗争过程中共同的心愿。当然，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历史还没有走到铸剑为犁的时代。在国际政治中，需要从人类最根本的整体利益出发，放弃强权政治思维，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历史传统，慎重运用战争等暴力手段，公平处理国际事务，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世界格局。

开展智能化卫勤专业训练

专业训练是提高战场救治和卫勤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智能科技赋能卫勤训练，将推动组训模式、内容、考核等的创新发展。

搭建智能训练平台。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模拟战场环境，设置不同作战场景下的卫勤保障课目，让受训者在逼真环境下，开展卫勤指挥决策、控制协调和实装操作演练，提供更加科学的考核手段，锤炼卫勤人员的实战保障能力。

规范卫勤训练内容。规范智能科技知识培训，包括相关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技术在卫勤保障中应用知识，以此夯实智能化卫勤训练基础。针对不同层级卫勤指挥员，规范智能化指挥思维训练，依托智能科技赋能卫勤指挥带来的指挥链路、指挥环节和指挥方式变换，积极开展指挥思维方式训练，促进指挥技能提升。针对不同专业类别人员，规范智能化保障技能训练，掌握各类型智能化卫勤装备器材操作使用，利用智能科技赋能提升卫勤保障效率。

创新专业训练方法。突出人机协同训练，在提升卫勤保障装备技术性能的前提下，逐步增加人机交互、人机协同训练频次，提升两者匹配度，更好遂行卫勤保障任务。突出装备集成训练，将具备自主学习、迭代进化能力的智能装备纳入卫勤训练体系，接受实战实践检验，扩大数据规模、完善算法模型、优化算力水平，增强装备保障能力。

群策集

作战意图，是上级指挥员为达成作战目的而进行的基本设想，是确定本级作战决心的基本依据。对上级指挥员来说，作战意图能否被下级指挥员正确理解，决定着作战目的能否达成。对下级指挥员来说，能否正确理解上级作战意图，则关乎本级作战目的确定和作战任务的完成。

作战意图作为指挥人员思维的反映，本应该是内容具体、清晰并合乎逻辑的，不应存在理解困难的问题。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作战意图的确定和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作战意图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上级确定、下级理解”的单向过程。在理解作战意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双向偏差”，一个是作战意图本身所固有的“向下偏差”，另一个是下级指挥员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对上偏差”。

“向下偏差”是指因上级指挥员思维认知和语言表达局限性所产生的，让下级指挥员理解困难的偏差。作战领域是一个涉及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的多维空间。战争是一团“迷雾”，打击最确定的就是充满不确定性。人的思维和认知局限以及战争“迷雾”，决定了上级指挥员在确定作战意图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同时，作为作战意图表达工具的语言，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把作战意图比作一个产品的话，“向下偏差”则是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这种偏差会导致下级指挥员理解上的困难。

“对上偏差”则是因下级指挥员在理解作战意图时，因自身思维认知能力不足、作战意图语言表达模糊等原因，而产生的偏离上级指挥员作战设想的主观判断和认知。理解作战意图，是一个对作战意图所包含信息解读和加工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下级指挥员，除自身思维判断能力有限外，还可能因情报信息不足等原因，产生判断和认知上的偏差。“对上偏差”是经常发生的，下级指挥员的决心一般需要上级的批准，就是为解决“对上偏差”的机制性安排。

如何消除理解作战意图的“双向偏差”？作为上级指挥员，要全面掌握情报信息，把敌情、敌情、战场环境研深弄透，尽可能定下清晰的决心。为便于下级指挥员正确理解作战意图，上级指挥员应尽可能地把作战意图中所隐含的任务背景、作战目的、基本战法、约束限制条件等内容向下级指挥员讲清楚，让下级指挥员能够快速理解为什么打这个仗、期望打成怎样、仗应该怎么打等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堪称典范。他在确定作战意图时，语言通俗易懂，尽可能便于下级指挥员理解和执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华南地区对白崇禧部队作战时，毛泽东同志基于对白崇禧的了解，指出和其作战，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段话，把我军战法指导和理由描述得既生动又具体。

作为下级指挥员，为消除理解作战意图的“双向偏差”，首先，要着眼于全局理解。对了解任务背景为切入点，站在全局高度理解作战意图，从而达到认清

消除理解作战意图的「双向偏差」

■宋永健

全局，把握全局的目的。其次，要全面系统理解。善于运用系统论原理，尽可能厘清作战意图产生发展脉络，做到全面领会、全面掌握。再次，要抓住关键理解。从理解作战意图与明晰本级任务的关联处入手，搞清本级担负的具体任务、配属部队编成、支援保障条件、完成时限等要求。基于对作战目标、任务完成程度、遂行任务条件、作战限制因素等方面的分析判断，全面搞透上级的作战设想、作战决心、作战计划、指挥协同等关键问题，使对作战意图理解更准确，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更合理。

消除理解作战意图的“双向偏差”，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级指挥员可根据下级指挥员的反馈，对下级指挥员理解过程中产生的“对上偏差”进行及时指导和纠正。下级指挥员应及时向上级报告理解作战意图的结果，对理解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适时请求帮助，还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丰富完善作战意图提供意见建议。

提高“知彼”水平

■胡宪春 李涛

挑灯看剑

“知彼”就是“知敌”。战争是敌我双方围绕一定目的进行的激烈对抗活动，是力量与智谋的综合较量，只有做到“知彼”，才能在敌我对抗中“因敌制胜”。“知彼”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应切实做到知全、知深、知精，进而料敌于先、掌握主动。

知全，找准重点。即全面认识和把握敌作战能力，解析敌作战体系构成，找准其作战重心。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整体对抗，敌情分布空间大、领域多，敌情信息数量大、冗余多，敌情研判难度大、内容多，应立足全局、突出重点，切实提高“知彼”质效。一方面，要熟悉敌编制体制、兵力部署、作战思想情况，掌握敌战术战法、作战特点、重点弱点和发展趋势等。另一方面，要重点分析不同态势下敌作战重心、决定性作战行动的可能变化及行动方式，判断敌作战样式转换、态势发展轨迹，预测其行动企图和战局发展等，特别要关注敌对我威胁较大的目标动向。

知深，摸准规律。即不被表面现象或假象所迷惑，深入分析，抓住本

质，把握敌行动规律。现代战争是有形战场与无形战场整体联动的综合较量，战场空间的拓展、战场信息的过载等，给“知彼”带来新的挑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透过当前看长远，透过现象看本质，确保掌握的敌情能够符合战场发展规律。要着眼发展变化，既看到当前的情况，又联想到后续情况的态势，在发展中审视变化，确保“知彼”的可靠性。

知精，把准关键。即着眼全局，精细研判，准确把握敌作战企图、体系弱点、要害目标等关键问题。现代战争受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空前增大，对敌情研判的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应依据战争背景、影响和制约战争的矛盾等情况，判明敌作战目的，可能投入的作战力量、作战方向及战场范围等。要根据所要达成的作战意图，分析敌作战体系与作战目标的关联性，搞清敌作战体系各功能系统之间关系和作用规律，从重要性、关联度、易损度、防护度等维度综合分析，找出敌作战体系中的短板弱点。依据战场态势变化、目标价值、威胁程度等，研判需重点打击的敌目标系统，筛选出实现作战目的须打击的关键目标，为作战行动提供支撑。